

科目：工商衡鑑與應用認知心理學 系所組：心理系工商衡鑑與應用認知心理學組

1. 附件是一位學者發表在其 Face Book 之公眾性文章，全文約 4000 字，主題是有關於高等教育與青年世代工作價值觀。請您閱讀完該文章後，撰寫一篇文章（含題目與正文），格式可以是：(100%)

- 論述性文章（您對相關主題之看法或論述，「社論」即屬此類文章）或
- 評析性文章（針對該文寫作內容與邏輯之評析，「書評」即屬此類文章）或
- 回應文（回應該文之文章，例如附件該文即屬此類文章）或
- 其他形式文章

※ 注意：1. 考生須在「彌封答案卷」上作答。

2. 本試題紙空白部份可當稿紙使用。

3. 考生於作答時可否使用計算機、法典、字典或其他資料或工具，以簡章之規定為準。

## 附件

### 我們需要重整什麼社會價值？

2013年6月24日

《應用心理研究》上期刊出了「變遷社會中的價值重整」專題，主編很巧妙地以人與天、人與人、人與己的三大哲學面向將四篇論文做了貼切的定位，也引發我繼續思考在面臨快速變遷的華人社會，我們究竟需要重整那些社會價值呢？

由於我長期在大學服務，近年來又走訪了兩岸三地及歐美的一些大學，自然就立刻被專題中〈大專以上青年世代工作價值觀之比較研究：高等教育發展脈絡與性別差異觀點〉（林淑慧、黃良志，2013；以下簡稱林文）一文所吸引。這的確是一篇在方法與分析上都相當嚴謹的論文，但在作者提出的4組17項假設中，只有3項成立、1項部份成立，其餘13項假設都不成立，我想問題可能出在作者過於簡化了「高等教育發展脈絡」的論述，因此不揣淺陋，藉此回應之機會提出一點個人對兩岸高等教育發展在價值層面的觀察。

林文以2001年為切點，將台灣高等教育分為「發展」與「擴張」兩個階段，並據以比較兩階段大專青年樣本在各項價值觀上的差異。但台灣的高等教育政策在這兩個階段其實已由量變產生質變，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與價值在一些人為操作上已隱然轉變，有趣的是兩岸教育當局在先後或同時幾乎都被相近的價值觀導引，推出相似的政策。我相信這應該不是兩岸協商的成果，而是在相同的文化根源上產生的「相濡以沫」效果吧？以下謹試由多元價值 vs. 單元價值，理想主義 vs. 功利主義，以及形式主義 vs. 實質內涵等三個價值觀面向略抒己見。

#### 多元價值 vs. 單元價值

雖然我們的教育當局不斷地標榜教育要走向「自主」與「多元」（如林文所引陳德華，1999），但我們的文化根源其實是非常單元價值取向的。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中國數千年來都是以單元價值做為對人或對事的評斷標準。儒家最重視的倫理與禮制，逐步演變為嚴格的社會階級與排序。中國人除了「長幼有序」以外，幾乎對所有的事物都追求排序。「九品中正」、「士農工商」、「萬般皆下品，只有讀書高」都是我們的文化遺產。在這樣的文化下，只要有一組數字，大家就會自動排序。一組分數即使排到小數點後n位，在統計上毫無顯著意義，大家仍執著於因微差（甚至是無差）形成的排序。只要有一組數字排出順序，大家就自然接受排序的結果，很少有人會深入探究這些數字到底是怎麼來的？又是怎麼計算的？大家關心的只是最後排名的結果。

這幾年來受儒家思想澤被的東亞六國或地區（大陸、台灣、香港、南韓、日本、新加坡）瘋狂拼大學排名就是這種單元價值的具體顯現。所謂的「世界大學排名」最早是來自於英語世界的媒體（如美國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以及英國的《泰晤士報》）與留學資訊機構（如英國的QS），因此排名在前的大學大多是英美兩國的名校，且兩國的排名又各自有利於自己國內的學校，其他國家大概很少會把這樣的排名當真，頂多是個媒體炒作的話題，謹供參考罷了。

不幸的是兩岸教育當局受不了香港與新加坡這兩個彈丸之地在大學排名有優異表現的刺激與日韓的威脅，開始砸下重金，瘋狂地追求大學排名。大陸有所謂的985與211，台灣也大搞「五年五百億」與「教學卓越計畫」，各大學斤斤計較於名次的升降，卻少有人質疑這個排名是怎麼來的？偶有一些微弱的聲音出現（如彭明輝，2011），也很快就被追求排名的狂潮掩蓋了。

在人事心理學上將效標分為多元效標(multiple criteria)與合成效標(composite criteria)，並傾向以多元效標選才。因此歐美的大學招生，只要看中你在某方面的長才，就會積極爭取，但在我們的排名思維下，即使有各種多元指標，也一定要把這些指標加總為單一的「合成效標」，再據以排名錄取。因此我們的「多元入學」成了「多錢入學」，我們絕大多數的多元政策都是單元思考，最後只是讓大家疲於奔命，聞多元而色變。

真正的多元，是尊重人與社會的多元性，讓每個人都有路可走，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潛能。物種必須要多元，才能形成生生不息的自然生態；教育必須要多元，才能人盡其才，各得其所。台灣有如此豐厚的教育資源，卻因不當的單元教育政策思維與人謀不臧的資源分配體系造成教育生態的浩劫，實在值得我們深切反省。

### 理想主義 vs. 功利主義

大學在追求排名的單元價值之下，緊接著而來的就是績效掛帥的功利主義。教師的貢獻淪為點數的累積，所謂的 SCI 及 SSCI 大行其道，以英語世界一個商業資料庫的指標做為國家學術標準，大概也是東亞地區的另一項驚世奇聞吧！

近年來在有識之士的大聲疾呼與少數政務官（如現任的教育部蔣部長及國科會朱主委）的友善回應下，SCI 與 SSCI 的聲勢似乎稍有頓挫，但由之而來的功利主義卻普遍深植於各大學的評鑑制度。我自己過去在擔任大學教務行政工作時，雖然極力排除積點制入法，但我也知道各級教評會在實際運作時，仍然擺脫不了積點制的魅影。我在任內發現學校每年都要印發幾千份的碩博士口試委員聘書，照理說每位委員應該只需敦聘一次，但有的老師一學期卻要印十幾張聘書，原來有的院系一張聘書就是一個「服務績效」的積點，於是聘書滿天飛，大家只顧著計算各式聘書的數量，卻不關心這位老師真正的貢獻為何？曾有院系主管公開質疑如果沒有這些「客觀績效指標」，我們要如何打評鑑分數呢？

於是，隨著教育部的競爭型計畫、大學評鑑、系所評鑑、教師評鑑乃至於各種研究教學獎勵，大學教師及行政人員幾乎全副心力都在追求、累積與建立績效指標檔案上，做研究要先衡量發表的可能性及 impact factors，開課要先衡量市場接受度（選課人數）與客戶（學生）滿意度，輔導要計算晤談人次與時數，服務要先看有沒有聘書或服務證明……。我真懷疑我們這些大學教師有多少人還認為自己是「知識份子」？有多少人還認為大學是「社會良心」？有多少人還有經世濟民的胸懷？有多少大學校長還真心認為大師比大樓重要呢？

大學理想的喪失，不僅僅是高等教育的危機，也是國家社會價值體系崩解的前兆呀！

### 形式主義 vs. 實質內涵

既然績效決定了生存，而許多上級要求的績效指標又脫離社會現實，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國文化傳統的形式主義就甚囂塵上了。

以「證照數」及「就業率」為例，教育行政當局及社會大眾都誤以為「有證照就有工作」，於是證照大行其道。許多大學（尤其是科技大學，但現在一般大學也被捲入）都以學生畢業時擁有的證照數為號召，但很少有人去問這些證照真的有用嗎？這些證照又是怎麼來的呢？

最近立法院悄然通過了「心理師法」的修正一讀，要把心理師的應考資格由碩士降為學士，理由是其他醫事人員資格皆為專科以上，以及心理師市場人才需求嚴重不足（立法院，2012）。其實心理師的就業現況大家心知肚明，但在證照狂潮下，各大學心理系的課程與資源被證照嚴重扭曲（現在是研究所，以後是大學部），可也是無人聞問，或是無力回天啊！

說到「就業率」就更經典了。兩岸教育當局都迫於大學畢業生就業率不斷向下探底的壓力，要求各大學必須致力於提高就業率。大學為此無不挖空心思、絞盡腦汁，但成效似乎

有限，於是對岸一些學校開始祭出「要有就業服務證明才能拿到畢業證書」的尚方寶劍。我有一些台商朋友就以做公益的心態，專門幫這些可憐的大學畢業生蓋就業證明章。雖然大陸教育當局已明令禁止這種造假行為，但為了數字好看，除非有人檢舉，官員們不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嗎？中國是最擅長玩數字遊戲的民族，其間巧門就不細說了。

大家不妨想想：以大陸經濟發展之速，人才需求之殷，為什麼大學畢業生卻找不到工作呢？我最近一年因工作關係，訪問了大陸數十所重點大學，我才發現大陸大學院系劃分之細，實在超乎想像。一個材料、一種方法、一套程序、或一項工作，往往就是一個學系。這麼細的「專業」訓練，一旦畢業以後，找不到這個專業能對應的工作，又無其他一技之長，當然就失業了。這就像台灣某些證照，其產業早已外移，空有證照又有什麼用呢？

台灣的大學院系雖然沒有大陸分得那麼細，但相對於歐美，所謂的「通才教育」，始終無法在台灣生根。例如把培養文理全才的 Liberal Arts College 誤譯為「文學院」，把領域通才的訓練窄化為「大一大二不分系」，把跨領域合作的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操作為「跨領域學分學程」，這些都是造成大學生就業力不足的根本原因。要解決大學生的就業問題，恐怕得從大學的院系、課程與內部結構做深入的檢討與改造，而不是只在「就業率」上做表面功夫啊！（詳細討論請參見王思峰等，2012）。

### 教育 vs. 反教育

林文的研究結果發現，在 2001 年以後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專青年比起他們的前輩較不重視「外在酬賞」，而更重視「正義與自律」。對照於上述近年來高等教育圍於單元價值，且功利主義與形式主義盛行的現象，似乎有點反諷。林文引用了西方學者（de Vaus & McAllister, 1991）的工作模式（the job model）觀點，認為是因為高等教育的擴充發展，使文憑貶值、薪資下降，因工作條件無法被滿足，而貶抑「外在酬賞」的價值；而對「正義與自律」的重視，則被歸因於不同世代面臨的勞動結構改變。由於兩位作者都是勞工關係學者，提出這樣的觀點並不令人意外，但值得我們深思的是高等教育本身究竟對學生的價值觀發生了什麼影響？學生是在求學過程中，受惠於多元價值，充分發揮其潛能（內在酬賞）；體認到知識份子的使命，追求社會正義與理想的實現；並能秉於務實求真的精神，對社會做出無私的貢獻？還是大學已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反教育的場所：學生因為在學校及社會上看到太多追名逐利與不公不義的事，而厭倦了「外在酬賞」，更渴求「正義與自律」？

大學反映的是社會現實，不可能自命清高，自外於社會，我們要避免大學或社會沉淪，就必須更積極地致力於大學精神與社會價值的重整啊！

### 參考文獻

- 王思峰、劉兆明、吳濟聰、蔡秦倫（2012）：〈走出象牙塔！但走去哪？學職轉換觀點之政策分析〉。《跨界：大學與社會參與》（臺灣），1 期，1-15。
- 立法院（2012）：〈立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558 號，委員提案第 13833 號。
- 林淑慧、黃良志（2013）：〈大專以上青年世代工作價值觀之比較研究：高等教育發展脈絡與性別差異觀點〉。《應用心理研究》（臺灣），58 期，103-142。
- 陳德華（1999）：〈我國高等教育改革之趨勢〉。《教育研究資訊》（臺灣），7 卷 3 期，1-12。
- 彭明輝（2011，5 月 25 日）：〈全球大學排名騙倒一堆校長〉。臺北：蘋果日報。
- de Vaus, D., & McAllister, I. (1991). Gender and work orientation. *Work and Occupations*, 18(1), 72-93.